

## 生活故事

## 买蟹记

■周建文

那年国庆节过后的第一天,我下班去车站乘车回家,半路遇一骑自行车人问我,到菜场还有多少路?我指了指菜场方向:先直行,路口左拐后再右转就到了。听后,他说这么远啊,我回答这点路骑自行车一会儿就到。他看了看我说:“我就想早点回家,不去菜场了,车上这袋大闸蟹便宜点卖给你算了。”我瞅了瞅他自行车前筐,放着一个黑色鼓鼓囊囊的塑料袋。上前打开塑料袋,见里面有十来只大闸蟹,只只个头蛮大的,好几只嘴里还吐着泡沫,不安分地张牙舞爪爬动,看着挺活络的,我有了购买的欲望。

大闸蟹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吃,也是儿子的最爱,但国庆长假刚结束,儿子那时还在上大学住校,每周才回家一次。这大闸蟹买回家放一星期不死也瘦了,不可能在冰箱放这么多天。转念一想,他若肯便宜卖,买回去我们夫妻俩吃也挺不错。于是问了价钱,因开价太高,又不肯还价,双方谈不拢,就此作罢,我转身向车站走去。

此时夜幕降临,刚走到车站,买蟹人骑车从后面追了上来对我说,他还是想早点回家,就按刚才还的价,便宜一点卖掉算了。我转过身,看到他自行车网兜里出现了两个相同的黑色塑料袋。买蟹人拎起上面一个黑色塑料袋,直往我手上塞,一个劲唠唠叨叨地说:“我也不赚你钱,按进价卖掉算了,好早点回家烧饭。”

正当我准备掏钱时,突然升起一丝怀疑:刚才他车网兜里明明只有一个黑色塑料袋,现在怎么突然又多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黑色塑料袋呢?尽管塑料袋口用绳索扎紧,反复缠绕多道,但我还是隐隐约约闻到了一丝腥臭味。这立即引起我高度警觉,随口说了句:“刚才不是一袋蟹吗?现在怎么变成两袋啦?你这袋里面有死蟹吧?”卖蟹人闻言不悦地答道:“你这人也是真是,不买就算了,话还这么多。”说完转身骑上自行车,头也不回急匆匆扬长而去。

回家后我把这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妻子,我俩一揣摩分析,觉得事情蹊跷,断定其中必定有诈,妻子庆幸我没上当受骗,为此把我好一顿夸奖,听得我沾沾自喜,洋洋得意。

第二天上班,我刚进办公室,就听同事满腔义愤地说着昨天买大闸蟹一事,经他绘声绘色描述,其整个买蟹过程与我昨日经历如出一辙,确定我俩昨日遇到同一个卖大闸蟹人,只是结局截然相反。

同事粗心大意,贪图便宜,不慎落入卖蟹人精心设计的圈套。他气愤地说,购买前明明看到的是一包活的大闸蟹,买回家打开塑料袋看到的是撑脚蟹,其中还有只死蟹。方知上当。

事后我与同事一起回忆,原原本本还原了真相:卖大闸蟹的人事先准备好两袋体积、形状相仿的大闸蟹,特意用黑色不透明塑料袋作包装,其中一袋活蟹,另一袋撑脚蟹,掺杂死蟹,藏匿附近。以活蟹作诱饵,同事查验无误后,因价格谈不拢而离去,卖蟹人趁其转身脱离视线之际,使用调包计,拿着藏匿附近的一袋半死不活的大闸蟹,骑车追上还未走远的同事,趁其戒备心松懈,忽略再次验货环节而得手。

这正应了那句民间俗语: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



晨光 ■董頌三

## 岁月悠悠

## 我的父亲

■王卫文

2020年8月27日这天是我父亲年满94岁的生日,年迈的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,各种疾病缠身长期住院,每天清晨当我去送早饭时,跨出电梯口就会看到在走廊尽头病房门前,父亲坐在椅子上,不停往这张望,当看清楚是我来到的时候,慈祥的脸庞就会流露出微微笑容,颤颤悠悠站起来向我摆摆手,如果这时身旁有护士或病友,他还会伸出两根手指,大声说:“这是我儿子,老二,给我送早饭来了。”

看着父亲被病魔折磨的瘦小身躯,几十年来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那些往事,一一浮现眼前。

父亲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富裕家庭,兄妹六人,排行老三。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时期,父亲秘密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建立的进修班,成为我党培养的新中国技术干部一员,1954年从北京一机部分配到上海机械学院(现上海理工大学)附属工厂做技术员,为大学生参加实践体验生活做培训工作。

父亲和母亲刚到上海工作的时候,随身行李非常简单,母亲是一只藤条箱,父亲只有一只牛皮箱,暂住在机院招待所。

父亲个子不高,很早前额就有点谢顶,络腮胡子,经常戴一顶黑色“列宁帽”,上班喜欢穿一件长长的靛蓝色,就像医生的白大褂那样的工作服,走路的节奏非常快,打老远就能认出来是父亲。他工作非常的忙,早出晚归,我们上学前午饭要靠父亲中午从食堂打饭回家吃,往往是兄妹三人趴在窗台上盼望着父亲早点出现。礼拜天父亲也经常加班,有时等父亲吃晚饭,眼看他就要走进家门,我们碗筷都摆好,可在离家门口十多米的地方又会遇到同事聊上工作,菜冷了又热,热了又冷。

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是礼拜天,父亲去加班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,我高兴答应了。那天天气晴朗,父亲说今天的工作是帮晒图纸。那年代根本没有打印机,要复印加工零件的图纸只能用传统的方法——晒图。只见父亲拿上一副木质的三角架,上面支撑着可以翻身的一块方方正正的木板,木板上固定的还有两个能夹住

纸的木夹子,来到机院的大操场,放好木架子,把一张加工零件的原图夹在木板上,再放上一张磨砂色的专用晒图纸,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把夹着图纸的木板翻动几个身,取下晒图纸,不一会晒图纸就会慢慢显示出零件图,父亲说要达到清晰的图样,掌握晒图时间是关键,晒的时间长,图纸就发深,图纸容易报废,晒的时间短,图纸颜色太淡,尺寸看不清。

父亲看着手表掌握时间,我就给木板翻身,一张张图纸就这样晒出来。

父亲的办公室我经常去,坐落在厂区联排的三幢独立平房,木窗、木门、木质地板,黄色的墙面,红瓦斜顶,其中中间一幢平房门上横出一块木牌用黑体字写着“生产科”。走进房门就能看到父亲的办公桌,堆满了加工图纸,加工零件样品,玻璃板下压着很多字条,写着好多单位名称和电话号码,墙上挂满各样的表格或图纸,就连电话机下也有纸条压着。父亲经常不在办公室,总是下车间或到协作单位去办事,父亲说起工厂总是很自豪,他们自己设计制造的“曲线磨床”是全国有名的产品,填补了国家的空白。

有几年,父亲到车间体验生活,和工人们一起工作,在很短的时间学会操作车、洗、刨、磨、钳机械加工,还和工人师傅一起搞了好多技术革新,提高了工效。父亲和我说:“在车间里劳动心情好,没有烦恼和压力,还能学到手艺技术活。”

有一年夏天,父亲在车间劳动,要上一周的中班。晚上,父亲回到家匆匆忙忙吃完饭就赶去上班,我决意去工厂看看,硕大的车间里只有几个人在工作,父亲穿着汗衫,身前挂着一块橡皮围裙,一台鼓风机正在吹风降温。

“混小子,你怎么来了?”看到我,父亲吃了一惊。他正操作一台滚齿机,机床旁整齐堆放着半成品、成品,各种量具、刀具有序摆放在托盘里,非常严谨。只见父亲熟练地把一个零件装夹好,启动马达,控制转速、车刀头高速旋转,进刀、打开冷却开关,冷却液喷射到零件上降温……父亲说滚齿机是加工伞齿轮的专用设备,伞齿轮是一种变数箱里的重要零部件,一对伞齿轮成90度运转起来可以改变动力方向,齿轮模数的大小能决定运转速度,加工伞齿轮对齿轮直径和角度精度要求很高。

父亲用搪瓷杯给我倒了一杯酸

## 意犹未尽

## 桑榆晚景话“友书”

■方鸿儒文

一封“友书”便是一段佳话。无论是龙飞凤舞,还是笔画端正,字里行间蕴含多少酸甜苦辣咸之人生五味,积淀着彼此的人生印记。

一封“友书”便是一则故事。人生半世纪,友书三百封。来自天南海北,同性异友的友书,几乎见证了笔者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,浓缩了笔者半世人生的行踪足迹

真心朋友,推心置腹,无须掩饰;私交友书,称扬贬抑,悉是“交心”。年逾古稀,重温“友书”,便是回望人生,整理“友书”,便是收藏“友情”。

“友书”在“荒友”间便是在心中飘飘渺渺升起的思念。早在1994年,我曾收到齐市知青刘明环寄来的“友书”:“你现在想起来了吧?我们曾在一起弹琴,唱歌,那架脚踏风琴,如果它还在的话,一定会出来作证的。我还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,我先到学校,接着你也来了。你说你是踩着我在雪地里踏出来的脚印走过来的,还说我步子迈得很大。然后我

们一起劈树挖窖,生炉子。那时的生活真是既艰苦又单调,可我们却难以忘怀。”

没忘,没忘,琴声依旧,涛声依旧!文涛(北京知青)、光辉(上海知青)、嗣锋(大庆师院校友)……忆想当年荒友情,重温他们的“友书”,令人感慨万千。

光辉说:“北大荒的酸甜苦辣永烙在心,这种情感的深度是未到过北大荒的人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。”

我信。难忘生死“荒友情”,我回复朋友说:“或许那便是‘黑兄黑妹’们对自己当年亲历的心灵祭拜,是一个对自身的精神记号,生存版权的认定。”

古人云:“一死一生,乃知交情;一贫一富,乃知交态(态:态度);一贵一贱,交情乃见。”衣尚新,友崇旧,唯故交知心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碗里米粒没有吃干净总要严厉批评我们。父亲对我们的学习抓得不是很紧,他太忙了。但是我们学习上需要买学习用品,他一定会答应买。我们有的时候犯错误,有一次我和大哥顽皮,把机械学院的防空洞给点着了,闯了大祸,被贴布告赔款教育,父亲没有打我们,只说以后一定要分清啥事不能去做。

父亲以身作则,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影响我们,常常要求我们做人就要做到说老实话,做老实人,做老实事。父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,对待工作严肃认真,处理矛盾果断,办事雷厉风行,对待同事热情、真诚、幽默开朗,有一颗平常心,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。工作再忙只要有空,父亲就会带我们去理发、洗澡、学骑自行车、学游泳。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增强体质锻炼身体,不允许睡懒觉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学会了游泳,骑自行车,还养成早起锻炼的好习惯。

父亲的日语很好。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,父亲在日本开设的学校读完初高中,平时也在家听日语广播。他希望我们也能掌握一门外语。在父亲的帮助下,我和大哥听广播电台学习日语,完成了初级日语课程,参加工作后,我又进一步学习日语完成科技日语中级结业。

父亲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,他们是长辈从小定的亲。母亲说她参加革命当兵的时候父亲送给她2双毛袜子,就算谈过恋爱了。母亲是转业军人,在部队里学的是医护工作,来上海的时候在机院卫生所工作,半年后去了电工机械厂医务室做厂医。周二母亲的休息日,所以礼拜天父亲就更加繁忙,但他总能坚持克服困难,不给母亲增添麻烦。几十年来,我们没有看到过他们红过脸赌过气,现在母亲患病半身不遂和父亲住一间病房,每天父亲会帮母亲理理头发整理一下被子,靠近母亲的脸庞轻轻问道“冷吗?”“哪里不舒服啊?”“要喝水吗?”常看到母亲泪水浸润眼眶。

父亲离休后还为机院后勤管理招待所工作了好多年,年近七十才完全离退。这几年生病住院,我们兄妹每次去送饭看望父亲,想多陪一会儿,父亲总是催我们快点回家,说自己没事,很好,要我们放心,每次还坚持送到电梯口,目送我们离开。

岁月悠悠,我们都早已退休,多么期盼父亲母亲能健康开心。